

第一辑 走出大山

天安门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嗓子已经喊哑了，还一个劲地狂欢着。只见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一打早，健步来到左权县人民大礼堂接见正在这里学习的几百名机关干部。他老人家站在讲台上，满面红光，微笑着频频向台下的干部招手。不一会，他沿着东侧的台阶走下来。与坐在前排的干部一一亲切握手，眼看着快轮到我了，抢前一步……

激动，呼唤，如进中南海。原来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美梦。

10 年后的 1969 年，国庆 20 周年，我第一次在天安门见到日想夜盼的毛主席。

这一年，山西“派性膨胀，武斗不止”。7 月间，中央为解决两派联合问题，在京举办了省级机关干部学习班。我从大寨采访第一线回来，与省电台的几百名编辑、记者一起参

加了学习班。9月30日，众人异口同声推选我和另一位同志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彻夜难眠。

想起1967年夏天，电台年轻的编辑祝椿年患重病住进医院，急需输血。论“观点”我与他不是一派的，但为了抢救同志的生命，我自愿报名参加了义务献血。付出200毫升血，清除了同志间的隔阂，团结起来干工作了。椿年同志病愈后，他送给献血的几位同志每人一幅丝绸刺绣的毛主席像，保存至今。

想起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农村组的十几位编辑、记者推选班长、党小组长。因为两派意见不一致，相持数小时，推选不出班长、党小组长。与我同观点的人看我的态度如何，我思来想去，决定做些让步。于是，就说服同志们从团结出发，推选对立组织的一位同志担任班长，我担任党小组长。从此，出现了新的团结。

想起在学习班里，军代表魏指导员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他从政治上，关心把握大方向；他从学习上，关心理论联系现实思想；他从生活上，关心冷暖如亲人。当我被大家推选为到天安门观礼代表时，正为没有一件新上衣而发愁，魏指导员说：“穿我的吧！”他送来一件大大的，刚洗的干干净净的绿色上衣，我穿在身上挺合适的。

想来想去，不觉东方发白。

一打早，我们乘坐汽车赶往天安门广场。一路歌声，一路笑语，一路秋风，一路鲜花。

花海，人海，一片欢乐。红色的天安门城楼中央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醒目的大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广场西侧是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是肃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间是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各色气球带着腾空的标语迎风飘飘：“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0点正。伟大领袖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万众欢呼声中健步登上天安门。我站在两侧红色观礼台上，踮着脚尖，高昂着头，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边仔仔细细瞅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敬爱领袖毛主席。是他站在这里，如雷贯耳地宣布：“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他站在这里，第一次按动电钮，使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来了！

我的思绪如滚滚长江、黄河在翻腾。看看城楼上，并排站立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打江山靠得是“大团结”，率领千军万马，无往而不胜；看看广场上走过的一队游行队伍整齐的步伐，嘹亮的歌声，显示出“团结就是力量”。再看看自己，渺小的很，在这社会主义的海洋里像一个

小小的浪花。浪花离不开大海，大海养育着浪花。我想，祖国伟大，群众伟大，集体伟大，团结伟大！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整整两个小时。毛主席离开城楼的时候，先缓步走到东侧一端的栏杆前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致谢。接着，回过头来，缓步走到西侧一端栏杆前。这时，距离我站立的地方只有十来米。只见毛主席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不停地在手里挥动着，向群众告别。他老人家头上的银丝，被呼呼的秋风抚摸着，梳理着……

夜间，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盛大的焰火晚会。彩灯五颜六色，礼花异彩纷呈，各族人民载歌载舞，共享社会主义的美景，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我被这迷人的美景醉了！

第二天，在学习班举办的“观国庆，话团结”报告会上，我向大家汇报说：

“同志们，在举国上下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周年的时刻，我在天安门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日想夜盼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让我们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手举红色语录本）

“吃水不忘淘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我家祖祖辈辈受地主压迫，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父亲 9 岁上就去给财主家放羊，皮鞭抽打他逃回家，奶奶抚摸着儿子流血的伤

口，看看锅里没有隔夜粮，只得忍心再把孩子送进虎口。听父亲给我讲，他个子长得矮，赶着羊群上山，怕狼、怕豹、怕蛇，更怕大放羊（地主狗腿子）的折磨。正中午，日头晒得地冒烟，人冒火，大放羊躺着睡觉，小放羊给他头上打雨伞，他说屁股晒，就把小放羊头上戴的破草帽摘下来，盖在大放羊的屁股上。小放羊的头还不如人家的屁股。有一次，我父亲挑着饭锅上山送，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了，饭洒满地，汤流了，只得把一粒粒米拣起来，把一颗颗黄豆拣起来，天大黑了还不敢回家，怕那长长的皮条鞭呀！

盼星星，盼月亮，盼得东山出太阳。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解救了天下穷苦人，我家也在大石板下翻了起来。土改那年，我记得父亲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他从地主家分回来几亩好地，牵回来几只山羊，驮回来几口袋粮食。从此，穷人过上了好日子。

“奶奶常对我说，山雀大了，不要忘了老窝；过上好日子，不要忘了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他活到 83 岁，临终前三天，我从县城机关里请假回家看她，她双目什么也看不见，用瘦弱的手抚摸着她的爱孙说：“存章，你快走吧，不要耽误了工作！”我哭得泪如雨下，奶奶，奶奶，您多好的心肠呀！抗日战争年代，八路军住进咱村，你腾出五间大南房给战士住，自家老少三代挤在一间小屋里。您忍饥挨饿，受苦受累，支持

我叔叔早早离开家门，去参加革命工作。当我参加革命工作后，您老人家从没说过一句拖后腿话，见面总是嘱咐说：“好好给公家做事。”就在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惦记着我“不要误了公家事……”

“呜呜——呜呜”会上传来阵阵抽泣声。我停住话，低头瞅瞅坐着的同志，有的用手绢擦泪，有的埋下头痛心，我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我反思说：“观国庆，想自己，我们来中央学习班学习，在毛主席身边解决派性问题。我们为了实现大联合，没有任何理由不讲团结。毛主席教导我们，斗私批修，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但真正做得怎么样呢？总是手电筒照人，两只眼睛盯着对方的缺点不足多，缺少自我批评。我们要开展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团结得人越多越好。

阵阵期望掌声鞭策着我。

从此，我以两件宝铭记“大团结”的重要。一包天安门城墙上的“红色土”；一包虎头山上大寨田里的“金黄豆”我永久地保存在心头。

虎头山追访周总理

时间已经过去近二十个年头。

每当想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第三次视察大寨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仿佛事情就发生在今天。

难忘那 1973 年 4 月 23 日。

清晨，大寨村口。一片欢乐的海洋。

英雄的大寨人载歌载舞，昂首远望通往阳泉的宽敞公路，等待着周总理的到来。一分、二分、五分、十分……

8 点 30 分，一辆红旗小卧车徐徐开来，停在欢迎队伍的前头。大寨支委们立即上前去，周总理迅速跳下车，敏捷地扫视一下大寨新建的一排排新石窑洞，感慨地说出第一句话：“永贵，我不敢认大寨了，大寨变化真大啊，你们老一辈，小一辈，干得好啊”！

虎头山松柏根连根，周总理和大寨人心连心。1964 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周总理对大寨的根本经验作了精辟的概括，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陪同阿尔尼巴亚贵宾第一次视察大寨。1967年4月9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贵宾第二次视察大寨。

今天，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陪同墨西哥贵宾来视察大寨。

一群佩带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簇拥上前向总理献花。总理俯身亲吻那一个个红扑扑的小脸蛋。接着，总理健步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

“总理好！”同志们好！”随着热烈的掌声，亲切的问候声，总理先与站在前排的社员一一握手。站在后几排的社员也争相伸出手来，不想错过难得的机会。这时，总理探着身子把温暖的大手伸向站在后排的大寨社员。一只只磨满老茧的铁手，一双双满含热泪的眼睛，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欢迎口号，我仔细地观察着，记录着，真想前去“挤一挤”，“争一争”，与总理握握手。我刚把手伸进欢迎队伍的“中心”，没料到总理的手越过前两排，伸向站在第三排的老贫农牛国栋，他紧紧握着牛老汉的手连声说：“我认得你，我认得你！”

牛国栋激动得泪水满腮，一时说不出话来。事后，这位老人回忆说，周总理第一次来大寨参观展览馆，看到旧社会我家三代人枕过的一个木枕头，嘱咐摄影记者拍照下来，教育青少年；第二次来大寨，我正在虎头山上翻粪，他亲切地

问过我叫啥名字，年纪多大，身体怎样，事隔 10 来年，如今还认得我。牛国栋啊，牛国栋，你在旧社会给地主扛了 30 多年长工，那时候，当官的看咱不如一根草，现在敬爱周总理把咱看成宝，我的福气可真不小啊！

那年周总理已经 75 岁高龄。他在大寨旅行社稍歇后，就提出要陪外宾参观虎头山。陈永贵对总理说：“山上修通了公路，坐小车方便。”总理摆摆手说：“不坐，不坐，我们还是爬爬虎头山！”

周总理兴致勃勃陪着外宾起程了。路过枝绿叶茂的“乐人树”，走进后底沟曲曲弯弯的田间小路。后底沟是大寨人合作化时期治理的第一条沟，70 年代经过再次治理，变成能机耕、能灌溉的“小平原”。总理看着遍地绿油油的麦苗，嘱咐身边的同志走路不要踏坏庄稼；总理抬头看见康家岭变成了苹果园，就说：“我第一次来，未见这里有树呀！”永贵说：“这几年新栽的，总理你上次来，嘱咐我们要多种果树哩！”

说说笑笑开始爬山了。总理抬腿迈步显得有些吃力。山路越走越陡。有一处地名叫小石坡，路中要迈上一个尺把高的石坎。周总理试着抬起右腿想跨上去，但努努力没有成功。于是，他回过头来喊：“永贵，来，扶我一把！”永贵紧跨一步上去，扶着总理左胳膊登上石坎。

这个不被人注意的动作，后来陈永贵同志回忆起来痛欲

不止。他说，当时周总理的重病已经在身了，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知道总理带病爬俺虎头山，他硬不坐车，大寨人就轮流抬着他上山去！

周总理一步一步登上虎头山，来到“军民地”畔。他缓了口气，站在一处高高的石阶上，指着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指着新农村的排排石窑洞，给外宾介绍大寨的工程，大寨的变化，讲了几十分钟。

“你们看，总理成了大寨的说明员啦！”邓颖超同志在一旁风趣地说。

“我来大寨三次了，对大寨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说得有不对的地方，请永贵同志补充嘛！”总理谦虚地说。

这时，一队队到大寨参观的客人围了过来，争相看看周总理。我被蜂拥的人群挤近总理，握手的机会到了。只见无数只手渴望地伸向总理，我心想，客人千里迢迢来大寨，能与总理握一次手，是多么有意义的纪念啊！于是，我把身子往后退退，谁知这一让，又失去一次幸福的机会。

临近中午，周总理下山，走进郭凤莲家里，要看看凤莲 80 多岁的姥姥（外祖母），我和几位摄影记者也跟随进去。总理一进门，坐在炕沿边问凤莲姥姥连声说：“记得，记得！”总理又说：“前两次来，凤莲还没结婚呢。”凤莲端来窝窝头，让总理尝了尝。凤莲姥姥说：“买下的东西，不如自己做下的

好吃。”总理听了爽朗大笑，把全屋的人都笑乐了。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寨，就看过凤莲姑娘。凤莲大声告诉耳聋的姑娘：“这是咱们的周总理，从北京看你来了！”凤莲姑娘问总理：“你们从北京来，路上走了几天，在咱大寨住几天再回去？”总理笑着说：“我从北京坐飞机来，几个钟头就到了。家里还搁着工作呢，不能住了，今天要回去了。”总理听说凤莲姑娘在旧社会伺候了半辈子地主，把身子搞坏了，离开时，嘱咐凤莲一定要好好照顾老人，让她过一个幸福晚年。

“老人家，以后有空再来看望你。”总理走时握着凤莲姑娘手说。

凤莲姑娘拄着拐杖依依不舍送走总理，回过头来对记者说：“你们看，周总理实在不像个当官的，问长问短，可亲热哩！”

周总理又走进林业组长贾承富家里。总理一边嗑承富端上来的瓜子，一边问：“家里几口人？住几眼窑洞？”周总理看了看墙上挂的照片，指着一位老人问承富：“这是你母亲吗？”承富说：“是。”总理又问：“你母亲在不在？”承富说：“她住在另一眼窑洞里”。总理说着就拉上承富去看老人，问她多大年纪，身体怎样？老人说：“86岁了，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日子过得可好哩！我还想多活几年哩！”总理说：“你好好活，这是劳动人民的幸福。”

此情此景，深深地打动着，教育着我这年轻记者，顾不

得争上前去与周总理握手了，只是竖着两只耳朵仔细听，手中的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忙碌着，生怕漏掉一枝一叶。

午饭后，周总理没有休息。他抓住机会，先与大寨党支部的全体支委进行了热情的谈话，又跟山西省委、晋中地委的负责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且作了重要指示。随后，周总理走出房间，迈下台阶，来到大寨旅行社院内，与正在散步的墨西哥总统聊天。

我站在离总理几米远的地方，看到周总理高大的身材沐浴在暖和和的阳光下，阵阵山风吹来，他那两道智慧的浓眉更显得英姿焕发。周总理与贵宾时而问答如流，时而谈笑风生，气氛是那样的轻松和愉快。

我的思绪在翻滚，回想起曾两次在北京见过周总理的情景。1965年夏，周总理在工人体育场接见红卫兵，我闻讯赶去现场，第一次见到周总理。1969年秋，中央举办山西干部学习班，我在首都体育馆听过周总理的讲话。散会时，总理站起来，领着大家环视馆内一条条的大幅标语，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敬爱周总理的音容笑貌近在眼前。我准备鼓足勇气，跑上前去向总理问好，与总理亲亲热热握一握幸福的手。

不巧，这时，新华社记者请总理审阅新闻稿。总理仔细

看过，还提出一点修改意见。

周总理刚转身，看到邓颖超同志从大寨村里回来了，又手捧着两个黄黄的玉米面窝窝头，她一见总理就说：“带回北京，让身边工作人员尝尝”。总理点点头。

“你去看狼窝掌了吗？”总理问。

“还没得去呢，”邓颖超说。

“到大寨来，不去看狼窝掌，就不能算来过大寨呀！”总理带鼓动的口气说。

狼窝掌是大寨最长的一条沟，也是最难治的乱石沟。50年代，大寨发扬硬骨头精神，曾三战狼窝掌，把荒沟变成粮田。70年代初，再战狼窝掌，建成几十亩平展展的高产田。

于是，邓颖超同志临别去“补课”，乘坐一辆吉普车参观狼窝掌的造田工程。高高的石坝前留下一段未治的乱石滩，原来名叫“教育沟”，周总理第一次视察大寨时建议改名“教育青年沟”。沟两边的悬崖上生长着酸枣树，周总理第二次视察大寨时建议嫁接成大枣树，现在串串大红枣挂满枝头，一收就是几千斤。

下午4点10分，周总理就要动身走了。临别，大寨党支部的全体支委来送行：“总理，有时间千万再来大寨看看。”总理说：“只要我身体好，一定还要来大寨。”

送行的人群，从大寨到昔阳，从昔阳到平定，从平定到

阳泉，几十里山路，一路歌声，一路彩舞，一路掌声，一路笑声，情深意切，山欢水笑。我乘坐的汽车尾随着周总理的车急急地赶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火车站，再见一次总理！

一辆专列平稳地停在阳泉车站。整洁的女乘务员个个守候在车厢门口。我们一行五个同志快步赶到站台，自动排成送行的“小队伍”。周总理由乘务员搀扶着，快步登上车门后，他扭回头看到站台上的我们几人，又转身走下车厢，大步来到我们面前。

“你们是哪里的？”总理笑问。

“我是昔阳县委的。”

“我是大寨公社的。”

站在我前面的两位同志回答，总理一一与他俩亲切握手。

“我是记者。”

“你们辛苦了！”总理说着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如愿以偿，我感到幸福极了！

列车徐徐开动了。只见周总理与墨西哥总统并排站在车厢窗前，微笑着频频地向我们招手！

“总理再见”！

“总理再见”！

列车轰轰隆隆的前进声把我们的呼喊声带出了娘子关，带进了北京城！

从通讯员到高级记者

我是党报一手从通讯员培养成长起来的高级记者。

从一九五四年当农民写稿算起，至今已与“方格田”打交道四十来个年头。前前后后大约写了二千多篇作品，包括消息、通讯、特写、速写、记者来信、散文、杂文、社论、调查报告、报告文学。同时，还出版了《大寨人故事》、《农业学大寨》、《社会主义实干家》、《大山情》、《记者酸甜苦辣》、《怎样写消息》、《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父母》、《我欠妈妈的泪》等著作。

我上学读书少，串的行业不少。当过农民、民办教师、售货员、会计、县委机关干部、山西电台记者。开始写稿，没想到当记者，更没想到当人民日报记者。当了记者，又没想到酸甜苦辣这么多。干记者这一行，有苦，也有乐；有喜，也有愁；有热，也有冷；有高，也有低；有失败，也有成功。

“党培养，自努力，众人帮”，这是我走过的曲曲弯弯人生小路的思索。

一、小农民给大编辑写信

一连十来天阴雨连绵，门不能出，地不能下，我一会翻看古典小说，一会与棋友交锋。就这，时间还有剩余，偶然在抽屉里看到一张《山西日报》（供销社卖糖的包装），上面登有记者文章，载有通讯员稿件。我读着读着，不知怎么产生了想当通讯员的念头。

说实话，那时的我，文化水水太少了。十二岁，本村小学四年级毕业，考上左权县柏峪镇的县办第二高小。因家贫父病，春去秋回，中途退学。十四岁，春夏扛着小？头翻山越岭刨药材，解救了家庭燃眉之急的油盐钱。这年秋，田禾歉收，度日艰难，我到本村后山小学当民办教师。有的学生比我大好几岁，我不想当这个“小老师”，县文教局通知参加转正考试，我拖着不去，回家种起地来。当时，山村识字人很少，乡亲们常常找我代写书信。有时也在街头饭场上读读报上的新闻。

一天，我大着胆子第一次给报社投寄询问怎么当通讯员的信。

山西日报编辑同志：

我家住在太行山一条深山沟里，离县城四十多里，羊肠

小道，不通车。抗战时，住过八路军，有太行区党委奖给“模范村”的大红匾。解放后，穷人翻了身，办互助组，建初级社，生产劲头可大哩！南头陈炳昌（杀敌英雄）上山打野猪百发百中，保护集体庄稼又立新功；小北头蔺三成（老党员）爬山刨猪岭，赛过年轻人；大北头桂连富（铁匠）炉火红，锤声响，打的锄头明又亮。俺们村三个庄（南头、小北头、大北头），居住散，人心齐，好人好事像山葡萄——一串一串。我想提笔写一写，又怕文化浅，水平低，反映不出去。看到报上有通讯员写文章，我不知道当通讯员需要啥条件（文化程度多高），要不要有人批准，你们能不能帮助我学习写稿？如有学习材料，花钱买也行。望来信。

此致

敬礼 山西省左权县柏峪村青年农民段存章

信是托人捎到县城寄的。信封是用废纸糊的，编辑的辑字不会写，错写为“揖”。

半个月后，乡邮递员送来一封远方来信。我下地回来，衣裤上的泥土没顾上扫一扫，满脸的汗道道没去擦一擦，就急忙拆开信想看个明白。

段存章同志：

你好？来信收到。你想当通讯员，这并不复杂，也不难。用简单一句话来说，你给党报写稿就是通讯员。通讯员写稿